

尽在不言中

杜默雨 (台湾)

长江文艺出版社

尽在不言中

杜默雨（台湾）



图书在版编目 (CIP) 数据

尽在不言中 / 杜默雨 著—武汉: 长江文艺出版社, 2004.4

I. 尽… II. 杜… III. 长篇小说—中国—当代

IV. I247.5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(2004) 第 036307 号

本书简体字版由台湾万盛出版有限公司授权, 未经出版者书面允许, 不得以任何方式复制或抄袭本书内容。

责任编辑: 贺强 钟擎炬

封面: 吴梦 插图: 王频 电脑制作: 林渊

出版: 长江文艺出版社 (电话: 027-87679310 传真: 87679300)

(湖北省武汉市雄楚大街 268 号湖北出版文化城 B 座 9-11 楼)

发行: 长江文艺出版社上海长文图书文化有限公司

(电话: 021-56320330 传真: 56320317)

(电话: 021-54039696*623 传真: 54040152)

印刷: 上海书刊印刷有限公司

开本: 850 × 1168 毫米 1/32

印张: 5.5 插页: 0.625 字数: 100 千字

版次: 2004 年 4 月第一版 印次: 2004 年 4 月第一次印刷

定价: 16.00 元

版权所有, 盗版必究 (举报电话: 021-54039696 转)

本社常年法律顾问: 中国版权保护中心法律部

图书出现印装问题, 请与本社上海图书中心联系调换

… …微雨池塘见 好风襟袖知… …

杜默雨其人其事

笔名缘起： 杜—户口簿家长的姓

默—默默无语，含情脉脉

雨—想笔名的时候，外面正在下雨

身高：165 公分

体重：热缩冷胀

血型：B

生日：4月20日

(游走于牧羊的理性和金牛的浪漫)

兴趣：幻想、看书、走路、看风景

专长：敲计算器

爱吃的食物：布丁、果冻、奶油之类软绵绵的东

西，虾子，香菇，芒果

拿手菜：卤肉饭

自豪的习惯：早睡早起

代序

1. 请问你的初恋是在几岁？

☺ 幼儿园大班。

2. 你本身是个作家，请问你有特别喜欢哪位作家的作品吗？

☺ 只要作品好看，我都喜欢。

3. 听说作家在写作时都会有一些特别的怪癖，你是否也有一些与众不同的……？

☺ 起来走动，找东西吃，玩接龙，写不出来就去睡觉，嗯……这些好象是让自己停笔休息的怪癖；如果认真写作的话，倒没啥特别的怪癖，反正计算机开了，手指就敲下去了。

4. 如果你有一台时光机，能重回学生生涯，你有没有最想做（想改变）的一件事？

☺ 唉！努力用功吧？书到用时方恨少，虽然理论不等于实务，但多修一些扎实的课程，对于自己的思考能力总是有帮助，呃，以上好象讲得太道貌岸然了。我能不能再说另一件事？那就是持续运动的习惯。我大一上学期因为心情轻松，一个学期喔，整整胖了八公斤，然后我展开了每日早起慢跑的好习惯，如果下雨，就在宿舍做早操，如此持续了一年余，体重是没减轻多少，但身体很健康，整日在外面趴趴走都不会累。很不幸地，在大二期末考前的一个下雨早晨，我做早操时摔倒了，一屁股坐到地

板，痛到晕倒(真的晕倒在地上，被室友叫起来)，后来
看医生、吃药、放暑假，升上大三后，就没有持续运
动的习惯了，非常可惜。

5. 在学生时期有没有发生过教你分外觉得最难忘的事？

◎ 努力挖掘记忆中……北海夜游，一路说鬼故事；在茫茫
雨雾中爬擎天岗，冻得全身发僵，然后在路边喝下一杯热姜
茶；暑假到乡下小学办生活营，晚间抬头找银河，半夜睡在
教室被毛毛虫爬上脸施放毒液，害我隔天去急诊；老师在前
面上课，同学从后门溜出去，气得老师跳起来关门；某位老
教授专门当坐在周围一圈的同学，敝人在下我正是其中一
个；老师上课到学期一半，跑去当官，全部同学蒙混过关；
有同学做股票做到胃病开刀住院；教到一个有钱的家教学
生，他周末跑香港、关岛像是去阳明山，过年后又跟我比压
岁钱，当然是他多了……哇，似乎每件事都很难忘，也许是
年轻，所有的体验都特别难忘吧？

6. 除当作家外，你有没有最想从事的工作或最想达成的理想？

◎ 如果不写作的话，我现在大概是一个在办公室里吆喝、
指挥、发挥极大耐心和爱心的女主管。当职业妇女一直是
我从小以来的志愿，至于是什么职业，倒是从来不曾
认真去立定志向，反正行行出状元，我就是要当个美丽
又认真的女人。

7. 对于众多的读者来信，有没有哪位读者的来信曾令你大
开眼界、瞠目结舌的呢？

◎ 很多读者的来信都写得很好，她们看了我的作品，有了感
触，与我分享读书心得，她们甚至能写出我隐藏在字里行间的
想法，或是告诉我她的生活体会，能与读者有如此贴心的共
鸣，我总有一种很幸福的感动，写作期间的辛苦也都值得了。

JINGZA BUYANZHONG

楔子

四体不勤（杜老爷属于这一型）、自尊心特强、还有很多女朋友、事业忙碌、根本不想结婚、曾经受伤又怕再受伤：

不知为什么，默雨对于“受伤”的男人特别有兴趣，在这类故事前提下，通常要安排一位“光明天使”型的女主角来“救赎”他。不过，默雨认为在爱情里，不是只有单方面的付出和接受，而是应该经由不断地互动，让彼此都能在爱中成长；就像海沙和贝壳互相刺激，或许过程难免痛苦，但历经岁月淬炼，最后终能磨出一颗最美丽的珍珠。

在宽阔无尽的爱情海里，每颗珠子都有它的故事，默雨就是那个讲故事的人，为您娓娓道来：

尽在不言中

杜默雨（台湾）





冬季第一道冷锋降临。

由于预期心理作祟，加上气象播报员竭尽所能在电视上百般恐吓，大家莫不翻出尘封已久的厚重大衣，紧紧地裹住身体，准备抵挡陡降 10 度的低温。

“上当了！”

吕彩梅冲进办公室，左肩背着一个大皮包，右手抓住两袋早餐，手臂弯里还挂了一件红色大衣，叫嚷声音之大，惹得正在看报纸吃早餐的同事全抬起头来。

“不光是你上当，我们也上当喽！”

一个男同事卷起长袖衬衫，又卷起里头的厚棉内衣，装腔作势地抹了额头汗水。其他同事也纷纷聊了起来，办公室的气氛立刻变得活络。

“什么天气预报嘛！热死人了。喂，阿明，你还没打领带，小心待会儿又要被副总念。小珠，这株花怎么

枯了？你没浇水哦。”

吕彩梅是办公室的管家婆，她边走边发号施令，终于来到自己的办公桌，放下手里的事物，脱掉毛线背心，如释重负地坐了下来。

“纯纯，吃早餐了。怎么站在那边发呆？”她将一袋早餐拎过隔板，放在隔壁的办公桌上。

季纯纯站在咖啡色的玻璃帷幕边，直发垂肩，额头发际别着两支水蓝色的小发夹，衬托出她清秀的五官和脸蛋：淡柔的阳光映落她的脸庞，让她的两颊透出健康美丽的红润色泽。

她出神地望着窗外，嘴角笑出两颗浅浅的酒窝，似乎是想到什么高兴的事情，瞳眸里的笑意也更深了。

“纯纯啊！”吕彩梅又大喊一声。在这个办公室里面，能够听不见她大嗓门的人，只有坐在她旁边的季纯纯了。

“哎呀，彩梅，你来了。”季纯纯转过身子，微笑回到座位，“你刚刚说什么？”

“我说，吃饭啦，别发呆了。”吕彩梅很习惯同样的话讲两遍。

“我没发呆，我在晒太阳，暖融融的，好舒服。”

“我都快热死了，你还在晒太阳？”

“我坐久了，感觉有点凉，起来走动走动。”季纯纯拿起火腿蛋三明治，眼光又眷恋地望向冬阳的光芒，“彩梅你知道吗？我来公司两年多了，我发现每次到了冬天，这块角落就能晒到太阳，很幸福呢。”

“我坐在这个位子五年了，我怎么不知道这回事？”

吕彩梅很没形象地拉开领口，拿着垫板猛往里头搧风，“反正你是天天好心情，日日是好日，喂，你该不会今天又提早来上班了？”

“我七点半就到，还好阿伯已经开门，我花半小时印出资料，终于交差，雷经理应该不会生气了吧？”季纯偷偷瞧了她后头的空位。

一提起雷经理，吕彩梅不由得火冒三丈，搧风搧得更加起劲，嗓门也提高了八度音：“那个雷隽跟什么拽？去问问国外部的贸易专员，哪个不把我们业务助理当成宝？他们去外面拼客户，我们在后面处理那些乱七八糟的订单，没有我们这群劳苦功高的助理，他们能把一笔生意做得漂漂亮亮、让外国客户满意吗？喂，有没有人教教雷隽，教他明白本公司的职场伦理呀？”

“谁敢教他？”一位男同事忿忿不平地回应说：“平平是贸易专员，雷隽一来公司，就挂上业务经理的头衔，薪水职等都比我们高，我们这些小小的专员恐怕还得听他的咧！”

“哼，国外部的主管是张副总，又不是雷隽，他敢管我，我就跟他翻脸。”

“雷隽是管不到你，但纯纯当他的助理，可被他欺负惨了，新官上任三把火也不是这样放的！”

“哇咧！听说雷隽的薪水是超级天价，人事室都看不下去了，他对公司都还没有任何贡献，咱们就先倒贴他，又不是在开银行印钞票。”

“还说呢，大楼的停车位有限，只有部门主管才能

停，雷隼竟然也拗到一个，难怪他天天八点半才进办公室，哪像我们一早就得出门，辛辛苦苦找车位？”

办公室乱烘烘地讨论雷隼，愈谈愈热烈，杀气腾腾，好像每个同事恨不得变出一把刀，往假想敌雷隼捅个几下。

季纯纯微侧着头，她知道他们在谈雷隼，但是距离稍远，又有同事背对她说话，即使她想努力听清楚他们的交谈，她也只能捕捉到片段字词，偶尔有女同事声调频率较高，她才能听到完整的句子。

她咬下三明治，喝了一口奶茶，将椅子挪近吕彩梅。

“彩梅，他们在说什么？”

“还不是说雷隼？他们骂的那些话，我这两天也骂过了，你省省耳朵，不必听我再讲一遍。”

“奇怪，雷经理又没有得罪大家，为什么你们这么讨厌他？”

“谁教他目中无人，成天摆那张死人脸？”吕彩梅摇摇头。“他天天虐待你，叫你做苦工，你就是不气他？”

“他才来公司一个礼拜，又有业绩压力，总是要赶快进入状况，我忙一点没关系的，过了过渡期就好。”

“唉，你早也忙、晚也忙，身体承受得住吗？”吕彩梅担忧地问道。

“我每天准时下班，晚上陪陪宇鸿，就不觉得忙了，彩梅你别担心我。”讲到男友的名字，季纯纯绽出甜美的酒窝，眼里也闪耀着梦幻的光彩。

“宇鸿情况怎么样？”

“宇鸿很好，你们上星期去看他，他一直很开心，他

说有你们这群好朋友照顾我，就不怕我被别人欺负了。”

“谁知道会来了雷隽这家伙！”吕彩梅又是摇头叹气的，“想不到我休完产假回来，又发生这么多事情。”

“没什么事呀，太阳照样升上来，我们照样工作领薪水。”季纯纯缩缩肩膀，吐了舌头，笑容纯真。“不过，雷经理好像对我有成见，我一直找不到机会跟他说明白，不是他忙，就是我忙……”

大办公室突然安静下来，墙壁挂钟指向八点半的位置，一身亚曼尼西装的雷隽准时出现在国外部的大门。

他身材挺拔，脸型轮廓深刻，乍看之下，整个人就像是雕刻刀削出来的精美杰作，英俊，显眼，轩昂。若代表公司站出去谈判生意，必然有不输老外的卓越气势；若是走在马路上，也一定会吸引不少女人的目光。

然而在这间大办公室里，不仅男人不看他，年轻的女助理不看他，甚至正值偶像崇拜年龄的工读生小妹见了，也立刻一头埋进工作里。

雷隽穿越一列列的办公桌和铁柜，神色冷峻，快步疾走，他没有和同事打招呼，更没有人向他问早，整个办公室好像变成了冷冻库。

——“雷经理，早！”

季纯纯微笑喊了一声，如晒进办公室的暖阳，顿时化开周遭的低气压。

雷隽经过她的身边，目光随意一瞥，语气平板，边走边说：“昨天我交代的事情，请你尽快做完；还有那三封修改的传真信函，九点半以前给我。”

“几点？”季纯纯转过椅子，赶忙站了起来，身体贴在后面办公桌的隔板上，微倾向前，眨了眨眼，“对不起，雷经理你说要给你什么东西？”

雷隼已经坐到他的位子上，翻开工作日志，准备打第一通业务电话。

“季纯纯。”他抬起头，忍住不耐烦的怒气：“你看到我放在你桌上的文件吗？最前面三张信件要修改，你九点半以前交给我签名，再发出去。”

季纯纯很专注地看他说话，渐露笑靥，点点头说：“知道了。”

“你等一下。”雷隼盯住她的笑脸，不假辞色地说：“我向来讲求工作效率，同样的话我不喜欢说第二遍，请你最好不要装傻；还有，我不希望你按时下班，以致延误当天的工作。”

“我拿回家做了。”季纯纯指向他桌上的文件夹。

雷隼翻了一下，双眸依然冷冷地望着她，语气冷淡：“总之，当我需要助理的时候，我希望能找到人。”

“雷经理，我想跟你解释一下……”

“我不需要任何解释，既然你是我的助理，就请照我的要求做事。”

雷隼根本不给季纯纯说话的机会，说完就拿起电话按了号码。

一旁的吕彩梅早已气得双手握拳，只差没大吼一声混蛋雷隼！再看到季纯纯桌上一大叠的传真和文件，她忍不住想仗义执言了。

“纯纯！”

“嗯？”季纯纯坐了下来，拉开键盘准备工作。

“你还笑得出来？”吕彩梅几乎整个人趴到隔板上，附着季纯纯的耳朵说话，“走，我们去跟张副总抗议，说你不要当雷隼的助理。”

“为什么？”季纯纯不解地望着吕彩梅。

“为什么？”吕彩梅欲哭无泪，两手抓了抓，快要抓狂了，“他每天丢给你一大堆工作，态度又这么恶劣，谁受得了呀？”

“这就是了。”季纯纯盯着电脑屏幕，手指敲了起来，脸上笑容仿佛天生长成，始终不曾褪去，“我不当他的助理，在国外部里头，又有谁愿意当他的助理？你？”

“我？谢谢。”吕彩梅大摇其头，咚地坐回自己的位子上。

季纯纯咬下最后一口三明治，继续进行她的工作，她早就完成第一份修改的传真信了，这是第二份。

她不知道雷隼多晚下班，但她每天早上来到公司时，一定会发现桌上堆满了一堆待处理的业务。雷隼会在上头用中文或英文写下简单的指示，再签下简单的字母：Ray。

“Ray：A drop of golden sun。”季纯纯忽然想到“真善美”的歌词，又是一束金色的阳光；只可惜，现实中的雷，是办公室的冷锋。

她瞥见了玻璃窗外的太阳，一块日影完完整整地投射在窗边地上，她不自觉地站起来，走到那块阳光空间，伸出双掌，企图掬取那金黄色的温暖。

她足足站了 30 秒，心满意足，再带着甜美的笑意，回到位子，继续她繁忙的工作。



下午五点钟，外头天气变得阴冷，雷隼陷入沉思，一支笔飞快地写着。

当初跳槽到这家公司来，他就有迎接艰巨挑战的准备，凭着业务人员的敏锐嗅觉，经过一个星期的了解，他已经抓到生产行销之间的盲点。

“季纯纯，这份报表拿去复印三份，分送三位厂务协理。”他低头吩咐，最后签下他的名字。

过了 10 秒钟，雷隼发现他在跟空气说话，坐在他前面的季纯纯没有任何反应，反倒是吕彩梅回头瞧了他一眼。

“季纯纯，你听到我说话吗？”

“纯纯！”

吕彩梅一喊，季纯纯才从纸堆中抬起头来，侧头笑问：“什么事？”

“他有事啦。”吕彩梅指着身后的煞星。

“啊，雷经理，你有事情找我？”季纯纯照例站了起来，挂着微笑倾身向前，十分专注地望着雷隼。

她又摆这张清纯无辜的笑脸了。雷隼不为她的笑容所动，更是嫌恶那对大得过分的闪亮黑眸，在他看来，她就和任何冀求他眷顾的女人一样，只会故意搔首弄姿，试图博取他的注意和好感。

“你可以继续装聋作哑，我不介意。”

“对不起，雷经理，我真的没听到你在叫我，我的耳朵不好……”

“耳朵不好？请你编一个比较好的理由。”

“雷经理！”吕彩梅终于跳了起来，大吼道：“纯纯的耳朵真的不好，你不要这么不讲理，好不好？”

一时之间，大办公室鸦雀无声，只有不识相的电话铃响着。

雷隽冷冷地扫过眼前两个女子，吕彩梅被他一瞄，全身好像掉进了冰水里，竟不自主地打个冷颤。天哪！这姓雷名隽的，一定是冰块做的怪物！

“彩梅，没事的，你忙你的。”季纯纯赶紧拉了吕彩梅，仍带着一抹淡笑，转过身问道：“雷经理，对不起，请你喊我大声一点，我才听得到。请问你要我做什么事？”

“他要你复印报表，再寄给三个厂务协理。”吕彩梅代为发言。

雷隽不发一语，径自起身，准备自己去复印报表。

“喔。”季纯纯忙站到雷隽面前，伸出双手，“我来复印。”

“不用了。”雷隽又往前走了一步。

“雷经理，我来。”

报表被她硬生生拿了过去，雷隽望着她轻盈的步伐，还有那摆动如水的长裙，好像是去远足似的，开开心心地走向复印机。

有同事在喊她，她又跑了过去，侧着头，很专心地听